



2012年 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2012年 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

(2012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6276—3

I .2… II.中… III.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2813号

责任编辑: 刘碧芳 孙晓雪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力志文化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1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33千字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和陈永林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 MULU

小莫的海底	立 夏	001
尚红	邓洪卫	004
起山货	侯拥华	007
站成一棵树	王明新	009
不会说话的爱情	非 鱼	011
五张纸条	周海亮	014
挥手	欧阳明	016
骄傲的红薯	周海亮	019
踩生	徐树建	022
落锁	刘 林	025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	顾晓蕊	029
父亲和我的呢子大衣	古保祥	031
传奇	侯发山	033
废墟里的救赎	王世虎	036
拯救	童树梅	039
风吹起蒲公英的那一刻	顾晓蕊	042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崔 立	045
青纱帐	谢志强	047
爱你和从前一样	王 咏	050
猎狐记	杨建军	052
绝技	冯伟山	055
父亲的赤脚	王 咏	057
呼啸城邦	陈柳金	059
囚笼	张鸣跃	062

挤在七条短信里	江泽涵	064
一杯暖化心灵的温水	王 丹	066
你跟我吵一架吧	朱红娜	068
这个女婿我不要	张春风	070
蝴蝶效应	石建希	072
梨树会开花的	罗从政	075
蹊跷的偷车人	全素伶	077
工地开满花	袁省梅	080
一瓶水的重量	李 均	083
徇私	郑武文	085
伤爱	乔 迁	088
圆房	江 岸	091
母亲	常聪慧	094
求求你当肇事者	侯发山	097
乱世红颜	石上流	099
一个名叫苏林的人	谢大立	102
暗香	袁省梅	105
龙凤玉坠	冯伟山	108
教室里的鸟鸣	赵春亮	111
玩	杨光洲	114
禾怕寒露风	刘正权	117
有难事找领导	张艳霞	120
握手公司	秦德龙	122
借一步说话	韦如辉	125
领导得了抑郁症	王培静	128
礼物	崔楸立	130
特色菜	曾宪涛	133
被多次贩卖的我	张孝军	135
船号	相裕亭	138
两支银凤钗	程思良	141
奶娘	唐丽妮	143

树洞	张 丽	146
假戏真演	谢群山	148
病态	傅友福	150
酒局	徐树建	153
余威小说	申 弓	156
押镖	王春迪	159
鱼钓	郑武文	162
城里媳妇	李德霞	165
妈妈会派人来看我	吕保军	167
石头里的春暖花开	葛 闪	170
不平凡的雕塑	谢丰荣	173
一个人的荒原	宗利华	176
开会开成精	杨汉光	179
爱人树	许 仙	181
天使的眼睛	张格娟	184
鸟窝	刘黎莹	187
哥,我是小军	朱道能	190
桃花夫人	刘 霞	193
父亲的秘密	刘黎莹	196
神奇的自来水	秦德龙	199
没有人注意火红花在泥土下的成长	李红都	201
演戏	田玉莲	204
神鹰	刘国星	206
头发长了要剪	安石榴	209
牛角梳	高 薇	211
实名制天堂	徐均生	214
凡尘天使	童树梅	216
好人的温度	魏东侠	218
你知道父母的生日吗?	张宏涛	221
角瓜花	陈力娇	223
旗袍	陈振林	226

爱情鸟	穆晓禾	229
鸽子	双 木	231
暖脚	田玉莲	234
焦尾琴	文 立	236
神剑	双 木	239
王二的心脏病门	李子胜	241
一场南辕北辙的爱	魏东侠	244
微情书	陈志宏	246
QQ 表情只是张易变的脸	阿 杜	248
陪伴	刘黎莹	251
你像一个人	风 雨	254
美丽的谎言	徐春林	257
百元假钞	安石榴	259
两个人的小站	葛俊康	262
真不冤枉	张志忠	264
出首	余显斌	266
小小人	刘七平	268
哥哥变笨的秘密	刘树江	270
替身	飞 鸟	273
绝活	王世虎	275
王二与小三	李子胜	277
试试你的心	邓耀华	280
农民培训学校	徐常愉	283
败走麦城新解	张文刚	286
表演者	立 夏	288
失足者	蔡中锋	290
听见你的心声	中 学	292
局长的拐卖妇女罪	马孝军	295
少了块骨头	晓 晓	297
失败的原因	夏艳平	299
成功的秘诀	陈 勤	301

尊重	黄 胜	304
百出一	曾宪涛	306
梦魇	蓝 月	309
断翅的蝴蝶	周 莹	312
一件古铜碗	汪 志	314
给情敌打个电话	吴志强	316
每个人都幸福	戴 希	319
车祸以后	左明戈	321
走马陈仓	墨 村	323
裸心	孙守仁	326
乘人之危	李 蓬	328
阴奴	徐仁河	330
镇长的关照	林华玉	332
共事	三 石	334
跟你有关系吗	马文利	336
暗恋男主人的马	徐仁河	339
一只缺口的木桶	梁 刚	342

小莫的海底

立 夏

小莫下水前，朝我郑重地挥了挥手。这是他每次下水之前必做的一个动作。这种仪式从我4岁的时候开始，到我16岁的时候结束。

我坐在礁石上一个绑着石头的大筐里，每次他挥手的时候我总是睁大眼睛，屏住呼吸，我很紧张，却不知道为什么紧张。我从小生长在海边，但我只能看到海的表面，我一点也不清楚海底是怎么样的，对于我来说，海底是属于小莫的另一个世界。

小莫从12岁开始下水采淡菜，那年，我刚满4岁。

淡菜是我们那里最常见的海贝，味道鲜美。海里能吃的贝类不少，淡菜是长得比较怪的一种，椭圆形的壳，漆过似的亮黑，随身还带着一团乱麻，一群淡菜的乱麻纠缠在一起，运气好的采到了就能拉出来一大串。

小莫属于运气特别好的。从第一天下水，他就成串成串地往上拉淡菜。岛上的马大开了个加工厂，雇了些赋闲在家的女人，把淡菜用大锅煮熟，去壳晒干，装到塑料袋里封口，销到上海北京那些大城市里去。塑料袋上印着红色的字：马大貽贝干，那是有名的海鲜干货，很受欢迎。小莫把淡菜卖给马大的加工厂，一个夏天能赚到不少的钱。

采淡菜的季节在夏天，但其他季节小莫也并非无所事事，他在海边钓鱼捉蟹，也在泥涂上捡海螺海瓜子，但小莫从不跟着渔船出海捕鱼。

我不喜欢小莫皱着眉头抽烟卷，烟味很呛。

我也不喜欢小莫在大清早把我从热被窝上拖出来，赶我去学校。

从我4岁开始，小莫主宰了我的全部世界。

记得我4岁那年的一天，我醒得比往常早，身下的床单是湿的，我迷迷糊糊地叫娘，娘！小莫应声而来。我还没完全睡醒，我忘了我只有小莫了。小莫掀开湿湿的床单，下面的褥子也是湿的。他沉默地站在床边，我起来，看到褥子上有白白的棉絮露出来，就伸手去扯棉絮玩，才扯了两下，小莫的手就落到了我的屁股上，很痛！我哇的一声哭了。那是小莫第一次打我，我记得很清楚，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烧焦的红薯味儿。

从小到大，我记不清被小莫打过多少次，他的手板又大又硬。以前爹打我，我有娘的裤脚可以躲。小莫打我，我没地方躲，只有大哭大叫，隔壁的马婶听到我的哭声跑过来，有时候正财伯也会跟着过来，马婶搂着我唉声叹气，正财伯对着小莫骂，直把他骂得低下了头。

晚上，我和小莫一人占据着床的一边，背对背。床很大，是爹娘留下来的。半夜醒来，我发现我们都挪到了床的中央，我蜷缩着贴在他的胸前，而他的手臂自然地环住我，就像以前娘经常做的那样。想到娘，我就想哭，但我从没见小莫哭过，小莫比我大8岁，他已经不会哭了。

小莫的水性很好。小时候我常被吓哭，因为一起潜下去的人都冒出来了，他却迟迟没有露出海面。小莫似乎很喜欢待在海底，这让我很好奇。海底到底有些什么？我甚至有些无端的猜测，不过这些念头过于荒唐，刚冒出来就让我压了下去。

10多岁的时候，我缠着小莫想学游泳、学潜水，我也想看看海底，在渔村，一个男孩子若不会游泳，是件很丢脸的事。但小莫瞪着眼，绝不允许我下水。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小莫不再下海了，马大的厂子聘他做销售部经理，在县里设了个销售点，离我的学校仅两条街。我住在他的宿舍。晚上我做作业，他带着女朋友出去看电影逛街。我不喜欢他女朋友，阔嘴大脸，我觉得她配不上小莫。小莫很英俊，长得有点像刘德华。

上大学后，我终于在学校的泳池里学会了游泳。暑假回乡我拖着个大箱子，里面是我借来的两套潜水装备。小莫来码头接我，他已经成了一个很平常的居家男人，一个3岁男孩的爸爸。儿子叫爸爸，他就笑，儿子要什么，他都给。我有点迷茫，那个动不动就打我的小莫，那个下水之前总是朝我挥手的小莫，就是眼前这个满脸堆笑的男人吗？

我带上两套潜水装备，拉小莫去海边，我终于潜到了海底，却没有看到任何我想看到的東西。

我和小莫坐在我小时候常常坐的礁石上，一人一颗烟。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坐在大筐里的样子。”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终于长大了。”

“我记得你向我挥手的样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其实每次挥手，都是跟你说，再见了，这次下去我再也不要上来了，我要跟我爹娘在一起。”

“为什么我从没看到你哭过？”

他指了指前方：“它看到过。”

前方是大海，我刚才下海的时候，尝到过它的苦涩。

小莫，大名徐海莫，12岁辍学，是我唯一的哥哥。

尚 红

邓洪卫

这发廊临街，宽宽的门面，宽宽的匾额，黑底红字的“尚红发艺”，冷艳逼人。老板娘叫尚红，个子不高，瘦瘦的，扎一束粗粗的马尾辫子，低下头来，辫子正好遮住半边脸。黑色或红色的 T 恤束在腰间，泛蓝泛白的牛仔短裤裹着翘翘的臀，黑色网状丝袜罩着细细的腿，连跟白色凉鞋垫起身高，精神、活泼，还有点卡通。

她的脸棱角分明，并不柔和。她已经越过四十岁的坎，继续向上延伸，正如眼角的鱼尾纹，日渐深刻。客人们还是假话真说一本正经：你呀，三十刚出头吧。她咯咯地笑着，说，奔五啦。客人侧过脸，扬起眉毛，惊讶地说，不会吧，最多也就四十吧。她说，是呵，过了四十，就奔五了。客人看着镜中的尚红说，四十九也是奔五，四十也是奔五，差远了。

她和客人说话的时候，老公就坐在临窗的位置精神抖擞地上网打游戏。发廊不大不小，两侧都是一溜排的镜子，一溜排的椅子。最里面有一个水池，是洗头的地方。门的左侧是吧台，里面一台电脑，可以上网打游戏。电脑音量不大，但老板的心中却心潮澎湃，号角齐鸣。这老板头发不长，似黄似黑，特别是前面的毛发，稍长一些，呈一定的弧度，陡陡地立起，很见精神；脸上是健康的小麦色，唇上光光滑滑，颌下一团短髭，颇具明星范儿；大红 T 恤上绣白色骷髅，牛仔七分裤，白色运动鞋。他跷腿晃脚，胸有成竹地移鼠标，敲键盘。

来客了。如果是男的，老板不动。小学徒过去，带客人到里间洗头，洗完了让客人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如果来客是女的，老板会站起来，把客人带到另一侧的镜子前，帮着客人剪头或染发。这两口子分工明确，男的做女客人的生意，女的做男客人的生意，井然有序，从未出错。

马上胡走进来的时候，老板正在电脑上精神抖擞地打游戏。尚红也在一个男客人的头上忙活，接近尾声。她见有生客进来，礼貌地点了点头，说声你好，刚想把眼光收回，却发现了异常。这虽是生客，却不是

第一次见。原是熟人，曾经熟得不能再熟的人。

二十年前，尚红在一个乡镇理发店当学徒。爱好文学的马上胡高考落榜，在乡政府做临时工，给乡政府写公文，抄抄文件。理发店就在乡政府旁边，马上胡经常来理发，刮脸。一来二去，就跟尚红熟了。尚红是怀春少女，从心底喜欢上了一身书卷气的马上胡。马上胡曾在学校谈过一女友，那女友考上了大学，把他甩了。所以马上胡经受着高考落榜和失恋的双重打击，情绪正低落着。是尚红的爱情给了他一丝安慰，使他振作起来。马上胡爱看书，尚红就拿出钱买书给他看。马上胡看书多了，想当作家的愿望就更强烈了，尚红拿出自己的积蓄让马上胡到县文化馆拜一个写淮戏的编剧为师。一年后，她又拿出自己的积蓄让他参加省里的作家班。又过一年，马上胡拿了尚红的一笔钱到京城的鲁院学习，再没回来。多年过去，尚红自己做起理发店的老板，并把店开到了市区。而马上胡留在京城成了一位著名作家兼书法家。脑袋上顶着各类头衔的马作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随便耍耍嘴皮子，随便摆摆手腕写一幅字也能值个上千上万。

那日，尚红认出了马上胡。马上胡变了，早不是小镇上的白面书生。他的脸比以前要圆，面色不似先前的寡白，而是白里透红，显出舒适优越；头发不再是小分头，而是披肩长发；最突出的，是颌下一团短须，跟尚红老公的相仿；衣着也十分讲究，中式对襟短袖衫，脚踏敞口布鞋，很有作家和艺术家的风范。

马上胡也认出了尚红，不由一怔。他今天应邀回家乡参加一个重要的文学研讨会，作为本地走出去的文化名人，他要登台讲话的。开会的场所就在附近，还有些空余时间，他偷偷溜出来看看街景。看到旁边一个发廊，写着尚红发艺，他想都没想就进来了。他想把颌下美须修得更体面一些，他一贯注意自己的形象。可他没想到老板娘竟是尚红。

尚红忙完了这个客人，招呼马上胡坐到镜子这边来。马上胡坐过去，尚红问，理发吗？马上胡说，不要理发，只把我胡须理一下，理得更整齐些。尚红说，好的。她拿过围布围在马上胡的脖子上，又拿起剃须刀，先在马上胡的上唇间刮了刮，把他上唇间的胡子茬刮得更干净些，然后，修理他下巴的胡须。下巴的胡须并不浓密，好在不浓密，才透出文气，如果浓密，那就是匪气了。尚红整理胡须的时候，马上胡不敢正眼看尚红。他心虚，他理亏。想起二十年前的背叛，他还是感到羞耻的。当年，写文章学书法都很辛苦。现在，功成名就，他的生活充实而轻松，抬抬手

腕就是钱，出出场子也是钱。所以，跟二十年前相比，除了稍胖点，他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么年轻。而尚红老了，二十年前那个年轻俊俏的小姑娘已经不见了。马上胡闭上眼睛，他的内心在忏悔。

可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不由大吃一惊：他的下巴干干净净，一根胡须都没有了。他摸了摸下巴。是的，那里光光滑滑。他低下头，看到面前的围布上一团稀稀拉拉黑乎乎的东西软软地落着，他的心隐隐地疼了一下。

或许，他应该发作，大喊一声，我的胡须呀！可是他没有，他只是默默地抖掉围布上黑黑的一团，然后起身，解下围布，走出发廊。

那边，老板仍然在精神抖擞地进行他的游戏大战；忽然拍了一下桌子。尚红知道，他又赢了一局。

起 山 货

侯拥华

头次起山货那年，爹六十二，他十五。

爹坐在驴车前，扬起马鞭在空中挽起一个漂亮的鞭花，啪一声把黑色的夜幕撕裂成一片片碎布。爹绷着脸，凝神注视前方，一声不吭。他却跷起二郎腿仰躺在驴车上笑望着夜空，看星星在夜幕上眨眼睛。山黑黝黝的，起伏连绵，像是一头头刚刚睡着的雄狮。他在驴车里刚吼出一嗓子山歌，就被爹呵斥住了。

招狼咬呀！……你个王八羔子！

一瞬间，他像被人卡住了喉咙，戳在那里，脑海中旋即跳出无数双绿幽幽的眼睛来。山里狼多，尤其是夜里。出门时，爹特意在怀里揣了一把亮闪闪的匕首，还在驴车上放了把刚刚磨好的弯月镰刀，用稻草盖着。

为了起山货，天蒙蒙亮他和爹就出发了。驴车像一叶扁舟在茫茫大山里飘来飘去，收满山货后，再趁着夜色，马不停蹄地奔向县城赶早集。

爹年岁大了，眼睛不好使。爹总让他先睡，好趁着夜色不浓独自赶路。爹说，别睡太死了，看好身下的山货——这些都是给你娶媳妇的。他懒懒地回应着，知道了，而呵欠却早已打到了脑门后。

后半夜起来，他开始给爹带路。他端坐在驴车前头，紧挨爹坐下，目光炯炯有神地越过驴的脑袋，探向前方。黑黝黝的山路望不见时，就该转弯了。每到此时，他总会先清清嗓子，轻咳一下，才朗声说——爹，该转弯了。爹听到后，轻轻一拉缰绳，再把马鞭头伸向驴脑袋的方向一敲，驴就很知趣地向转弯的一边拉，然后，驴车吱扭吱扭叫着，慢悠悠拐进另一条山路上。

起多少次山货，爹从不让他驾车，爹说怕他把驴惊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几年下来，他越蹿越高越长越壮实，爹却老成了一根朽木。

二十岁那年，爹翻盖了家里的房子为他娶了媳妇。第二天，爹就病了。可爹，仍执拗着叫上他，赶着驴车出门起山货。爹说，我还能送你几程，今晚就该让你驾车送货了。他看着爹，鼻子一酸，眼泪差点落下来。